



O3 要去石神的上班地点，这样一直往南走就是最短的路线。只要走个几百公尺，就会走到清澄庭园这个公园。公园前的私立高中就是他上班之处，换言之他是个教师，教数学。//要去石神的上班地点，这样一直往南走就是最短的路线。只要走个几百公尺，就会走到清澄庭园这个公园。公园前的私立高中就是他上班之处，换言之他是个教师，教数学。

O2 要去石神的上班地点，这样一直往南走就是最短的路线。只要走个几百公尺，就会走到清澄庭园这个公园。公园前的私立高中就是他上班之处，换言之他是个教师，教数学。

[illegible]

南大约走个二十公尺，就来到大马路，是新大桥路。往左，也就是往东走的话就是朝江户川区的线路，往西走则会到日本桥。日本桥前是隅田川，架在河上的桥就是新大桥。//南大约走个二十公尺，就来到大马路，是新大桥路。往左，也就是往东走的话就是朝江户川区的线路，往西走则会到日本桥。日本桥前是隅田川，架在河上的桥就是新大桥。//南大约走个二十公尺，就来到大马路，是新大桥路。往左，也就是往东走的话就是朝江户川区的线路，往西走则会到日本桥。日本桥前是隅田川，架在河上的桥就是新大桥。//南大约走个二十公尺，就来到大马路，是新大桥路。往左，也就是往东走的话就是朝江户川区的线路，往西走则会到日本桥。日本桥前是隅田川，架在河上的桥就是新大桥。

O2 南大约走个二十公尺，就来到大  
马路，是新大桥路。往左，也就是往东走的话就是朝江户川区的线路，往西走  
则会到日本桥。日本桥前是隅田川，架在河上的桥就是新大桥。

南大约走个二十公尺，就来到大马路，是新大桥路。往左，也就是往东走的话就是朝江户川区的线路，往西走则会到日本桥。日本桥前是隅田川，架在河上的桥就是新大桥。

上午七点三十五分，石神像平常一样离开公寓。虽已进入三月，风还是相当冷，他把下巴埋在围巾里迈步走出。走上马路前，他先瞥了一眼脚踏车停车场。那里放着几辆车，但是没有他在意的绿色脚踏车。○1

往南大约走个二十公尺，就来到大马路，是新大桥路。往左，也就是往东走的话就是朝江户川区的线路，往西走则会到日本桥。日本桥前是隅田川，架在河上的桥就是新大桥。

要去石神的上班地点，这样一直往南走就是最短的路线。只要走个几百公尺，就会走到清澄庭园这个公园。公园前的私立高中就是他上班之处，换言之他是个教师，教数学。\_03

石神看到眼前的交通灯变成红灯，遂向右转，朝新大桥走去。迎面而来的风掀起他的外套。他将双手插进口袋，微微弓着身子举步前行。——04

厚重的云层覆盖天空，隅田川倒映着暗沉的天色，看起来也一片污浊。小船正朝上游前进，石神边望着那副情景边走过新大桥。

过了桥，他走下桥旁阶梯。穿过桥下，开始沿着隅田川走。河岸两边都设有步道。不过要是，全家出游或情侣散步，多半是从前面的清洲桥开始，即便是假日也很少有人走到新大桥附近。只要一来到此处立刻会明白原因何在，因为放眼望去，是一整排游民用蓝色塑胶布覆盖的住处。正上方就是高速公路，所以此地用来遮风避雨或许最理想不过。最好的证据，就是河对岸边一间蓝色小屋都没有，当然，这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对他们来说群居会比较方便吧。

石神毫不在意的继续走过蓝色小屋前，那些小屋的大小顶多只及背部，有些甚至高及腰。与其说是小屋，称为箱子可能更贴切。不过如果只是用来睡觉，也许这样就已足够。小屋或箱子附近，不约而同的挂着晒衣架，显示出这是个生活空间。

有个男人正倚着堤防边假设的扶手刷牙。石神常看到他，年龄超过六十，花白的头发绑在脑后。此人大概已不想工作了，如果打算做粗活，不会磨蹭到这个时间。这种工作通常是在一大清早派工。同时，他大概也不打算去职业介绍所吧。纵使替他介绍了工作，以他那头从不修剪的长发，根本不能参加面试。当然，以他那把年纪，替他介绍工作的可能性想必也已几近于零了。

02

往南大约走个二十公尺

，就来到大马路，是新大桥路。往左，也就是往东走的话就是朝江户川区的线路，往西走则会到日本桥。日本桥前是隅田川，架在河上的桥就是新大桥。// 要去石神的上班地点，这样一直往南走就是最短的路线。只要走个几百公尺，就会走到清澄庭园这个公园。公园前的私立高中就是他上班之处，换言之他是个教师，教数学。

03

要去石神的上班地点，这样一直往南走就是最短的路线。只要走个几百公尺，就会走到清澄庭园这个公园。公园前的私立高中就是他上班之处，换言之他是个教师，教数学。

01

/发送弹幕 上午七点三十五分，石神像平常一样离开公寓。虽已进入三月，风还是相当冷，他把下巴埋在围巾里迈步走出。走上马路前，他先瞥了一眼脚踏车停车场。那里放着几辆车，但是没有他在意的绿色脚踏车。

有个男人正在帐篷旁扁大量空罐。石神之前就已看过多次这幅光景了，所以私下替他取了个绰号叫“罐男”。“罐男”看起来年约五十上下，日常用品一应俱全，连脚踏车都有。想必让他在搜集罐头时发挥了机动性。他的帐篷位于集团最尾端，而且比较隐蔽的位置，应该是这当中的头等席。因此石神猜测“罐男”在这一群人中八成是老鸟。

整排蓝色塑胶布帐篷到此为止，再往前走一会儿，石神看见有个男人坐在长椅上。原本应该是米色的大衣，变得脏兮兮几近灰色。大衣里面穿着夹克，夹克底下是白衬衫。石神推测领带大概塞在大衣口袋里。石神在心中替这名男子取名为“技师”，因为前几天他看过对方正在阅读工业杂志。“技师”一直保持短发，胡子也刮过，所以应该还没放弃重新就业，说不定接下来也要去职业介绍所报到，不过他恐怕找不到工作。他要想找到工作，首先就得抛开面子。石神大约是在十天第一次看到“技师”，“技师”还没有习惯这里的生活，想和蓝色塑胶帐篷那一头划清界限。可是，又不知道该怎么以游民的身份活下去，才会待在这里。

石神沿着隅田川继续走。清洲桥前，一名老妇正牵着三只狗散步。狗是迷你德国腊肠狗，分别戴着红、蓝、粉红色的项圈。走近后她似乎也注意到石神，露出微笑，微微欠身行礼，他也回以一礼。

“您早”他先打招呼。

“您早，今早也很冷呢”

“就是啊”他皱起眉头。

经过老妇人身旁时，她出声说：“慢走。路上小心。”他大大点头说声好。

石神看过她拎着便利商店的袋子。袋子里装的似乎是三明治，大概是早餐，因为石神猜她一定是独居。住处离这儿应该不远，因为他曾看过她穿着拖鞋，穿拖鞋无法开车。一定是丧偶后，在这附近的公寓和三只狗相依为命。而且住处想必相当宽敞，才能一口气养三只。同时也因为有这三只狗，无法搬到别处更小的房子。房屋贷款或许已缴清了，但管理费仍是不小的开销，所以她不得不节俭。这个冬天，她终究还是没上美容院，也没染发。

石神在清洲桥前走上台阶。要去高中，必须在这里过桥，不过他却朝反方向走去。

面向马路，有个店面挂着“天亭”的招牌，是间小小的便当店。石神打开玻璃门。

“欢迎光临，您早。”柜台后面，传来石神听惯的、却总是能为他带来新鲜气氛的声音。戴着白帽的花冈靖子笑颜如花。

店内没有别的客人，这点让他更加欣欣然。

“呃，招牌便当……”

“好，招牌一份。谢谢您每次惠顾。”

她用开朗的声音说着，但石神不知道她脸上是什么表情。因为他不敢正视她，一直低头瞧着皮夹里面。虽然他也想过既然有缘住在隔壁，除了买便当应该聊点别的，但实在想不出任何话题。

付钱的时候他总算试着挤出一句“天气真冷”，但他含糊吞吐的嘟囔声，被随后进来的客人拉开玻璃门的声音盖过去了。靖子的注意力似乎也已转移到那边。

拿着便当，石神走出店，这次终于走向清洲桥。他特地绕远路的原因，就是为了“天亭”。

过了早上的通勤时间“天亭”就闲下来了，不过这只是表示暂时没有客人上门。实际上，店后面正在要开始准备午餐。有几家公司跟店里签约，必须在十二点之前把便当送到。没客人上门时，靖子也得去厨房帮忙。

“天亭”包括靖子在内共有四名员工。掌厨的是身为老板的米泽，和他的妻子小代子。打工的金子负责外送便当，店内的贩卖的工作几乎全交给靖子一个人。

做这份工作前，靖子在锦系町的酒廊上班，米泽是常去喝酒的客人之一。直到店里雇用的妈妈桑小代子离职前夕，靖子才知道小代子原来是他的妻子，是当事人亲口说的。

“酒家的妈妈桑居然变成了便当店老板娘。人那，还真是说不准。”客人们这么议论着。不过据小代子表示，开便利店是他们夫妻多年的梦想，她就是为了实现梦想才去酒家上班云云。

“天亭”开张后，靖子也不时去探望，店里似乎经营得很顺利。就在开店整整一年后，夫妻俩向她提议，问她能不能去店里帮忙。因为光靠夫妻俩打点一切，无论就体力和客观环境上来说都太过勉强。

“靖子你自己，也不可能永远干陪酒那一行吧？美里也大了，对于母亲陪酒，也差不多会开始自卑了。”

“当然这也许只是我多嘴啦。”小代子又补上这么一句。

美里是靖子的独生女。没有父亲，她和丈夫早在五年前就离婚了。用不着小代子说，靖子也想过这样不是长久之计。美里的事当然不用说，考虑到自己的年龄，酒廊还肯雇用她多久也是个问题。

结果她只考虑了一天就做出结论。酒廊也没挽留她，只跟她说了一声太好了。她这才发现原来周遭也在暗自担心人老珠黄的酒女该何去何从。

去年春天，趁着美里升入国中，她们搬到现在这栋公寓，因为之前的住处距离“天亭”太远了。和过去不同，现在一大早就得开始工作。她总是六点起床，六点半骑着脚踏车离开公寓，那是辆绿色的脚踏车。

“那个高中老师，今天早上也来了吗？”休息时小代子问起。

“来啦，他不是每天都来吗？”

靖子这么一回答，小代子和老公对看一眼露出意有所指的笑容。

“干嘛，装神弄鬼的。”

“没有啦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意思。只不过，我们昨天还在说，那个老师，搞不好在暗恋你。”

“啊？ ”

“对呀，昨天你不是休假吗？结果那个老师也没来耶。他天天都来，只有你不在的时候不来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 ”

“那一定只是巧合啦。”

“偏偏啊，好像不是巧合喔……对吧？ ” 小代子寻求老公的声援。

米泽笑着点头。

“听她说，好像一直是这样。每逢靖子休假时，那个老师就没来买便当。她说之前就这样怀疑了，直到今天才确定。”

“可是我除了店里公休日之外，休假的时间都很分散，也没有固有在星期几。”

“所以才更可疑呀，那个老师就住在你隔壁吧？我想他可能是看到你有没有出门，才确定你有没有休假。”

“可是我出门时从来没有遇到过他。”

“大概是从哪里看着你吧，比方说窗口。”

“我想应该从窗口看不见。”

“我看无所谓吧。如果他真的对你有意思，迟早会有所表示。总之站在我们的立场，靖子等于是帮我们拉到固定客人，高兴都来不及。不愧是在锦系町打滚过的人。”最后米泽这么做出结论。

靖子露出苦笑，将杯里剩下的茶一饮而尽。她回想起那个被当成话题讨论的高中老师。

她记得他姓石神。搬来那晚她去打过招呼，就是在那时听说他是个高中老师。他体型矮壮，脸也很圆、很大，可是眼睛却细得像条缝。头发短而稀薄，因此看起来将近五十岁，不过实际上可能比较年轻。似乎不太在意穿着打扮，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。这个冬天，他多半都是穿着咖啡色毛衣。外面罩上大衣，就是他来买便当时的服装。不过他似乎勤于洗衣，小小的阳台常常晒着衣物。目前好像是单身，但是靖子猜他八成没有结过婚。

纵使听说那个老师对自己有意思，她也毫无所感。因为对靖子来说，这件事情就像公寓墙上的裂痕，即便知道它的存在，也没有特别意识过，而且打从一开始就认定没必要去注意。

遇见对方时当然会打招呼，两人也曾就公寓的管理问题讨论过，但靖子对他几乎一无所知。直到最后，才知道他就是数学老师。因为看到他门口有一堆旧的数学参考书，用绳子绑好放着。

但愿他别来约我就好，靖子想，不过她随即独自苦笑。因为她想到那个看起来就正经八百的人如果真的提出邀约，不晓得会用什么表情开口。

店里一如往常在近午时分再次开始忙碌，正午过后到达巅峰。过了午后一点才告一段落，这也是一如往常的模式。

就在靖子替收银机换收据纸时，玻璃门开了，有人走过来。她边出声招呼“欢迎光临”边朝客人看去。霎时，如遭冻结。她瞪大了眼，再也发不出声音。



“你气色不错嘛。”男人对她一笑，但那双眼睛却晦暗污浊。

“是你……你怎么会来这里”

“你也犯不着这么惊讶吧，只要我想，要查出前妻的下落还不是什么难事。”

男人将双手插进深蓝色外套的口袋，环视店内，仿佛在物色什么。

“事到如今你还找我干嘛？”靖子尖声说，不过声音压得很低。她不想让待在后面的米泽夫妻发现。

“你别这样横眉竖眼嘛。我们好久不见了，就算用装的也该装出个笑脸。是吧？”男人依旧挂着讨厌的笑容。

“没事的话就出去。”

“当然是有事才会来。我有要紧事跟你谈，你能不能抽个空？”

“你开什么玩笑。我正在上班，这你看了也知道吧？”靖子这么回答后立刻后悔了。因为对方一定会解释成：只要不在上班时间就可以跟他谈。

男人舔舔嘴唇。“你几点下班？”

“我根本不想跟你谈。拜托你快出去，永远不要再来”

“你真无情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靖子望向门口，真希望这时来个客人，可惜看不出有谁会进来。

“既然你对我这么无情那也没办法。那，我只好去那边试试喽。”男人搓着后颈。

“什么那边？”她有不好的预感。

“既然老婆不肯听我说，那我当然只好去见女儿。她的国中就在附近吧？”男人说出靖子最害怕听到的话。

“不行，你不能去找那孩子。”

“那你就自己想办法解决，反正我找谁都无所谓。”

靖子叹了一口气，总之她现在只想把这个男人赶走。

“我六点下班。”

“从清早做到傍晚六点啊，老板也太压榨人了吧。”

“不关你的事”

“那，我六点再过来就行了吧？”

“别来这里。前面的马路往右一直走，有个很大的十字路口，边上有间家庭速食餐厅，你六点半去那里。”

“知道了，你一定要来喔。如果你不来……”

“我会去的，所以。拜托你快走。”

“知道了，真无情。”男人又环顾店内一次才离开。临走时，还用力甩上玻璃门。

靖子手撑着额头，她的头开始隐隐作痛，甚至想吐。绝望感在她的心头弥漫。

她在八年前和富坚慎二结婚。当时，靖子在赤坂当酒女，他是来捧场的客人之一。

负责销售进口车的富坚出手阔绰，不但送她昂贵礼物，还带她上高级餐厅。所以当他开口求婚时，她觉得自己简直就像电影“麻雀变凤凰”中的朱丽叶罗伯茨。靖子的第一段婚姻失败了，对于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女儿的生活正感到疲惫。

刚结婚时很幸福。富坚的收入很稳定，所以靖子不用在陪酒。他也很疼爱美里，美里似乎也努力把他当父亲看待。

但悲剧骤然降临。富坚长年挪用公款东窗事发，遭到公司开除。而公司之所以没控告他，是因为那些上司害怕上面追究管理责任，遂巧妙地掩饰事态。说穿了很简单，富坚在赤坂挥霍的，全是他贪污来的钱。

从此，富坚就性情大变，不、或许该说露出本性，不是游手好闲饱食终日，就是出去赌博。要是抱怨他两句，他还会动粗打人。酒也越喝越多，总是醉得颠三倒四，目露凶光。

因此靖子不得不再次上班，但她赚来的钱，都被富坚抢走了。她学会把钱藏起来后，他甚至在发薪日抢先一步去她店里，擅自领走她的薪水。

美里变得很怕这个继父，不肯在家跟他独处，甚至宁愿跑去靖子上班的酒廊待着。

靖子向富坚提出离婚，但他充耳不闻。如果她契而不舍的再三要求，他就会再次动粗。她在苦恼多日后，找了一个客人介绍的律师商量。在那位律师的奔走下，富坚终于勉强在离婚协议书上盖了章。看来他似乎也明白，如果打起官司自己不仅毫无胜算，恐怕还得付出一笔赡养费。

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。离婚后富坚仍不时出现在靖子母女面前。每次的说辞都一样：他保证今后会洗心革面努力工作，拜托靖子跟他复合。靖子如果躲着他，他就接近美里，还曾在学校外面守候。

看到他不惜下跪的模样，明知是演戏，不免心生同情。也许是因为好歹做过夫妻，多少还留有一点情分，靖子忍不住给了他一点钱。这是最大的错误，食髓知味的富坚，从此出现得更频繁。虽然每次都卑躬屈膝，但脸皮似乎也越来越厚。

靖子换了酒廊，也搬了家，尽管觉得美里很可怜还是替她办了转学。自从她到锦系町的酒廊上班后，富坚就此消声匿迹。后来他们又再次搬家，在“天亭”工作了快一年。她以为再也不会跟那个瘟神牵扯不清了。

她不能给米泽夫妻添麻烦，也不能让美里发觉。无论如何都得靠自己的力量让那个男人不再出现，靖子凝视着墙上的时钟下定决心。

到了约定时间，靖子前往家庭餐厅。富坚正坐在窗边的位子吸烟，桌上放着咖啡杯。靖子一边坐下，一边向女服务员点了一杯可可。其他的饮料可以免费续杯，但她不打算久留。

“好了，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他咧嘴一笑，“哎，别这样性急嘛。”

“我也是很忙的，有事就快说。”

“靖子”富坚伸出手好像想碰她放在桌上的手。靖子察觉到这点，连忙缩回手，他的嘴角一撇。“你好像心情不好。”

“那当然。你到底有什么事，非要追着我不放。”

“你也用不着这样说话吧。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认真的。”

“你算哪门子认真？”

女服务生送来可可。靖子立刻伸手去拿杯子，她想赶快喝完，赶紧离开。

“你现在还是独身吧？”富坚讨好的抬眼看她。

“这个应该不是重要吧。”

“一个女人家要把女儿拉拔长大可不容易喔。今后花的钱会愈来愈多，就算在那种便当店工作，将来也毫无保障。所以，你能不能重新考虑？我已经跟以前不同了”

“哪里不同？那我问你，你现在有正常工作吗？”

“我会去工作的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。”

“这表示你现在没有工作喽？”

“我不是跟你说我找到工作了吗？下个月开始上班。虽然是新公司，等上了轨道，就可以让你们母女过好日子了。”

“免了。既然收入那么好，你另找对象应该也没问题吧。算我求你，请你别再纠缠我们了。”

“靖子，我真的需要你。”

富坚再次伸出手，想握住她拿杯子的手。“别碰我！”她说着重甩开那只手。结果杯中的液体顺势洒出一些，溅到富坚手上。“好烫”他喊着缩回手，凝视她的双眼随即露出憎恶之情。

“你不用说得这么好听。你以为我会相信这种话吗？之前我也说过了，我一点也不想跟你复合。你就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，听懂了吗？”

靖子站起来，富坚无言地盯着她。她对那道视线置之不理，把可可的费用往桌上一摆，径自走向出口。

出了餐厅后，她跨上停在旁边的脚踏车，立刻踩的飞快。她怕万一再耗下去让富坚追上来就麻烦了。她沿着清洲桥路直走，过了清洲桥就左转。

她自认该说的都已说了，但显然丝毫无法让富坚死心，想必他很快又会在店里出现。他会缠着靖子，直到最后惹出问题给店里带来困扰，也或许会在美里的国中出现。那个男人在等靖子投降，他早已算准靖子迟早会投降给钱。

回到公寓，她开始准备晚餐，不过其实也只是把从店里带回来的剩菜热一热。即便如此靖子还是做得有一搭没一搭。因为可怕的想象不断膨胀，令她不由得失魂落魄。

美里也差不多该到家了。加入羽毛球社的她，练习结束后，总会和其他社员七嘴八舌的聊上一阵子才踏上归途。所以回到家时，通常都已经过了七点。

门铃突然响起。靖子惊讶的走向玄关，美里应该带了钥匙。

“来了。”靖子从门内问：“哪位？”

隔了一会儿才响起对方的回答：“是我。”

靖子感到眼前发黑。不祥的预感果然成真，富坚连这间公寓都找到了。想必他之前曾经从“天亭”一路跟踪过她。

看靖子不回答，富坚开始敲门。“喂！”

她摇着头打开锁。不过门链依然挂着。

一把门打开十公分的缝隙，对面立刻露出富坚那张脸。他嘻嘻一笑，牙齿很黄。

“你回去！你跑到这种地方做什么？”

“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还是一样那么性急。”

“我不是叫你不要再缠着我吗！”

“听我说几句话又不会怎样，总之你先让我进去”

“不要！你走！”

“如果你不让我进去，我就在这里等。美里也差不多快回来了，如果不能跟你谈，那我就跟她谈。”

“这又不关她的事。”

“那你就让我进去。”

“小心我报警喔。”

“你报呀，随便你。我来见前妻有哪点犯法？我相信警察也会站在我这边。人家八成会说：太太，让前夫进去坐一下又有什么关系。”

靖子恨恨的咬唇。虽然不甘心，但富坚说的没错。之前她也曾找警察过来，但他们从来没有帮过她。

况且，她也不想在住处引起骚动。她是在没有保证人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才进来，只要惹出一丁点不利的谣传都有可能被赶出来。

“那你马上就得走喔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富坚露出夸耀胜利的表情。

卸下门链后，她重新开门，富坚一边仔细打量室内一边脱鞋。室内格局是两房一厅。一进去就是六贴大的和室，右边有个小厨房，后面是四贴半的和室，房间对面是阳台。

“虽然又小又旧，不过房子还不错嘛。”富坚大摇大摆的把腿伸进放在六贴和室中央的暖桌底下。“搞什么，怎么没开电热器。”说着就自己打开电源。

“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”靖子站着俯视富坚，“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要钱，对吧？”

“干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富坚从外套口袋掏出一盒七星，用抛弃式打火机点燃香烟后环顾四周，似乎这才发现没有烟灰缸。他伸长身体，从不可燃垃圾袋中找出一个空罐，把烟灰弹在里面。

“我是说，你只是想跟我要钱。说穿了就是这样吧。”

“好吧，如果你要这样想，那也无所谓。”

“要钱的话，我一毛也不会给。”

“噢？是吗？”

“所以你走吧，不要再来了。”

正当靖子这么放话之际，门猛然一开，穿着制服的美里进来了。她察觉家里来了客人，顿时愣在原地。接着发现客人的身份，遂浮现混杂着畏惧与失望的表情，羽毛球拍也从手中突然掉落。

“美里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像又长大了。”富坚悠哉的说道。

美里瞥了靖子一眼，脱下运动鞋，默默进屋，直接走到后面房间，把纸门啪的用力关上。

富坚慢条斯理的开口。



“我是不知道你怎么想，我只不过是想跟你复合罢了。这样拜托你，真有那么罪大恶极吗？”

“我不是说过我毫无意愿吗？就连你自己，应该也不相信我会答应吧。你只不过是借着这个理由来纠缠我。”

看来应该是说对了，不过富坚并未回答，径自抓起遥控器打开电视，动画节目开始了。

靖子吐出一口气，走向厨房。钱包放在料理台旁边的抽屉，她从里面抽出两张万元大钞。

“收下这个就请回吧。”她把钱往暖桌一放。

“你这是干嘛？你不是说绝不给钱吗？”

“这是最后一次。”

“我才不稀罕这种东西。”

“你是绝不会空着手走吧？我知道你想要更多，但我们手头也很紧。”

富坚凝视这两万元，然后望着靖子。

“真拿你没办法。那，我就回去好了。不过我可要声明，我说过我不要钱喔。是你硬要塞给我的。”

富坚把两万元大钞往口袋胡乱一塞，将烟蒂扔进空罐中，从暖桌抽身站起。但他没走向玄关，却走近后面房间，突然拉开纸门。美里的惊叫声响起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靖子尖声大喊。

“跟继女打个招呼应该不会怎样吧。”

“她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女儿了，跟你毫无瓜葛。”

“没那么严重把，那我走喽。美里，改天见。”富坚对着房间里面说道。靖子看不见美里在做什么。

富坚终于走向玄关，“她将来肯定是个美女，真令人期待。”

“你少胡说八道。”

“这怎么会是胡说，再过个三年她就能赚钱了，到时候每一家都会很乐意雇用她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！快走！”

“我会走啦……至少今天会。”

“你绝对不能再来。”

“这我就不敢保证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可要提醒你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该死心的是你。”富坚低声笑了，然后弯下腰穿鞋。

就在这时候。靖子背后传来的声音。当她转头时，只见身穿制服的美里已站在她身边，美里挥起某种东西。

靖子来不及阻止，也来不及出声。美里已朝富坚的后脑打了下去。钝重的声音响起，富坚当场倒下。

